

「港英時期無人理」 回歸後終有食水 古村居民感恩

▶曾在蓮花山公立學校就讀的李伯表示，當時學校沒水沒電，要接山溪水用，晚上靠火水燈照明。



蓮花山荒校 山友打卡熱點



探古尋源

位處大欖郊野公園元荃古道田夫仔一帶，不乏隱世古村及荒廢學校，包括蓮花山公立學校，是近年眾多行山友的打卡熱點，亦是新一代玩Wargame、露營和越野單車的好地方。鮮為人知的是古村見證了港英政府對市民生活的冷漠，該校附近居民半世紀以來活在沒水沒電的偏僻地，直至香港回歸祖國後才得以改善。

「好多謝前特首董建華先生，他要有人住的地方，就要通水通電，那之後我們才有食水供應。」見證特區回歸祖國25周年的下花山原居民李伯感激地說。

有400年歷史的田夫仔村，由數百戶村民聚居，到凋萎成數戶的隱世小村。上世紀80年代「殺校」的荃灣蓮花山公立學校，牆倒瓦傾，長滿野草雜樹。70年代香港經濟高速發展，都市化，山野農耕文化，漸被世人遺忘，古村、廢校成疫下的打卡潮點，見證了香港百年滄桑和巨變。

閉塞，校長同另一名老師，輪流每周上山住校三日，「佢哋每次上山，都要自帶柴米油鹽和食物返校煮食。」

「學校沒水沒電，要接山溪水用，晚上用火水燈照明。另一名老師就分時段，由荃景園步行一個小時來上課。」

「第一任校長姓張，第二任姓梁，當年的學費每月三元，老師的月工資也不過是幾十元。放學就上山捉草蜢到市區賣，幫補家計。」

「真的很多謝特區政府」

60年代，李伯到荃灣打工。眨眼到現在已是白頭，村民搬走了，連李伯的老伴及子女，亦早已搬往市區。只有他還獨守祖屋，過着自得其樂的山居生活。「佢哋嫌這裏太悶，我探他們，還多過他們來探我。」李伯說道。

「真的好多謝前特首董建華先生，在97回歸後，他要求有人住的地方，就要通水通電，那時我們才有食水。」李伯感激地說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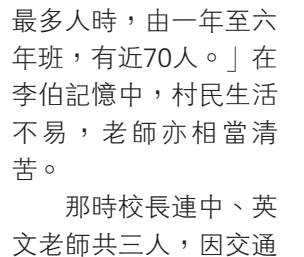
記者離開李伯的山居，沿着當年老師所走的路徑落山，沿途是壯麗的青馬大橋、昂船洲大橋，以及荃灣、九龍和港島的繁華美景，山上、山下兩重天，恍如隔世。時代在變，回歸25年，香港更是一日千里。

一個校長兩個老師 收三元學費

74歲的李伯，是住在下花山的原居民，曾在該校讀過兩年小學。「上世紀40、50年代，香港工業不景氣，好多人失業搬到山上耕田、種菜，養家活口。當年上塘、下塘及上、下花山等幾條村，住了不少這些村民，有200多人。」

「學校建於50年代，收的都是附近幾條村的學生，全校最多時，由一年至六年班，有近70人。」在李伯記憶中，村民生活不易，老師亦相當清苦。

那時校長連中、英文老師共三人，因交通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留守者痛斥日軍侵華暴行

細說當年

位處元荃古道中段的田夫仔，因村而得名，在英國接管新界前，是與世無爭的農耕福地。

「我哋條村沒落了。以前未有青山公路前（1920年落成），這裏是元荃古道的要道，商旅不斷。我小時候，還有不少村民，到處是禾田。我的左手尾指還留有當年割禾受傷留下的疤痕。」年近7旬的田夫仔村前村長蔡伯，向記者唏噓道。

由於村民隱在深山，有說法指，港英政府上世紀60年代，規劃郊野公園及修建遠足徑時，始發現這條古村的存在，但傳聞未必當真。

不過，為村民子女提供教育的田夫村公立學校，則至1970年才投入服務。到上世紀80年代初，因收生不足學校被廢，牆壁還留有建校的紀念牌匾。

57歲的村民蔡國永經歷了該校的巨變，「我讀一年班時（上世紀70年代初），全校只有學生十多名，不分

班集中在課室上課。學校雖然簡陋，一樣有秋千和滑梯，其實都幾好玩嘍」，回憶起該校的學習經歷，蔡國永頗為感觸。

全盛時期逾千村屋 現僅餘數戶

90歲的蔡丁有是蔡國永的父親，講起田夫仔的前世今生，欲說還休，唏噓不已。「在英軍還沒來香港前，這裏是元朗至荃灣的中間要道，那時（晚清）有逾千村民聚居，都是種田維生。」

「到50年前（約70年代初），還有20多戶村民，現在只剩2、3戶留守，間中回來住下。」

田夫仔與世無爭，卻留下二戰日軍佔領香港的慘痛經歷。當年7、8歲的蔡丁有，對日軍的邪惡記憶猶新，「佢哋好衰！經常入村強搶我哋的財物，到處捉婦女。村中有族叔阿貴被指私通游擊隊，被捉去處打灌水逼供，折磨到死去活來。」田夫仔除了青山綠水潮打卡，背後還有不能遺忘的歷史。



▲田夫村公立學校於1970年投入服務，但由於交通不便，隨著村民陸續遷出，學校在上世紀80年代初結束後，一直荒廢至今。



新市鎮發展 村民紛遷出 校舍荒廢

歲月變遷

田夫仔村是本港的古鄉村之一，村內原居民主要為蔡姓客家人。該古村的始創人蔡聯友在明代崇禎年間，由東莞打獵至田夫仔，發現該處山清水秀，有平地耕作，群山圍抱，免受海盜滋擾，遂聯同親友，舉家遷此落戶，墾荒耕植。繁衍至清代，有逾千

村民聚居，村民要到深圳南頭的寶安縣城，繳納田稅。

隨着新市鎮和經濟的發展，因交通不便、通訊困難、水電不通等原因，村民陸續遷出。至上世紀80年代初，田夫村公立學校結束，一直荒廢至今。

至於蓮花山公立學校位於元荃古道400多米高的蓮花山深處，離田夫仔村

約5公里山路。學校建於上世紀50年代中，由政府與蓮花山周邊的村民共同興建。

上世紀70年代起，隨着屯門及荃灣等新市鎮急速發展，村民陸續外遷，村校生源流失，加上受地理及硬件設施等限制，交通閉塞，難吸引村外學童就讀，於上世紀80年代「殺校」，荒廢至今。

遇風浪翻沉「珍寶」長眠大海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古偉勳報道：有46年歷史的香港仔珍寶海鮮舫14日離港後，在18日駛至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時遇上8級強風，風大浪高，船身入水開始傾側，負責航程的拖船公司嘗試救援不果，於19日全面入水翻轉，事件中沒有任何船員受傷。

水深逾千米 打撈極困難

珍寶海鮮舫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團昨日（20日）晚上發聲明表示，珍寶海鮮舫沉沒地點在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，對意外表示難過和不捨，惟由於事發地點水深超過1000米，擬進行打撈過程亦非常困難，集團正在向拖船公司進一步了解事故詳情。根據規定要求，珍寶海鮮舫在離港前，已聘請專業海事工程人員詳細檢查船身和加上圍板，並得到批文航行。

停業逾兩年的珍寶海鮮舫曾吸引不少中外遊客到訪，坊間曾有聲音要求政府介入保育，

根據現行的歷史建築評級制度，只適用於建築物及構築物，古物古蹟辦事處表示珍寶海鮮舫屬船舶，並不適用。

古諮會委員：海鮮舫年紀「太後生」

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何鉅業指出珍寶海鮮舫年紀「太後生」，其建築為模仿金碧輝煌的宮廷式建築，未必具備原真性。何繼續指保育必須平衡其旅遊式飲食文化、營運及公帑等，營運時須展現出當時氣氛、體現旅遊飲食文化的熱鬧等內容，才有保育意義：「保育不止是保護，更要能營運，若保育後未能吸引人去，每年卻要花大筆經費營運或維修，都只是放在一邊的物件，沒有了入面的內容。」

香港仔飲食集團早前指因未能找到第三方營運，香港沒有泊位、保養價值不菲等等，決定將其移離香港，惟集團未有披露其去向，僅稱已物色到適合的船塢泊位。珍寶海鮮舫在上

周二（14日）啟航離港，在上周六（18日）駛至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經不起風浪沉沒，根據中央氣象台早一日發出的海洋天氣公報，已預報17日白天至19日夜間，南海西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將有5至7級、陣風8級的西南或偏南風。



▲珍寶海鮮舫本月14日，由拖船拖離停泊了46年的香港仔避風塘。

「在港驛站」構思

透視鏡

蔡樹文

疫情之下，港人經陸路口岸前往內地須提前預訂「健康驛站」酒店，作隔離醫學觀察，但深圳、珠海的檢疫酒店名額有限「一位難求」，不少港人難以成行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鎔建議，善用本港隔離設施改作「在港驛站」，讓市民在本地隔離後通關前往內地。

「在港驛站」的構思有參考價值。首先能緩解深圳、珠海隔離酒店名額不足問題，讓有意返內地的港人避免捱貴價酒店之苦。善用中央在港援建的隔離設施，讓空置的隔離設施得到有效運用。

中央援建的隔離設施，平日需要維護，處在備而不用狀況。一旦爆發，這些按閉環管理興建的設施，可即時投入使用。與其不斷投入資源進行維護，不如釋出一定數量房間，用作「在港驛站」，亦為閒置的隔離設施「創收」，減輕部分公共財政壓力。

「在港驛站」涉及許多操作細節，例如入住者在前往邊境口岸過程中，如何滿足內地「閉環」要求，須與內地協商，共創雙贏！